

※

隨著冬意漸起，陂仔尾立在道路中央的大葉合歡僅餘褐色豆莢，高掛在枝梢。急著往下一站奔去的車潮毫不在意，而騎著破舊鐵馬的老人，開始感覺到肅殺淒涼的氣氛。

「包三碗菜麵。」

敏雄抬起頭，丟開報紙，開啟瓦斯，豆芽菜和麵一入鍋，旋即甩乾湯汁，一個倒扣加上一個網紮，就將乾麵送到客人手上。

「今日還有在抗爭否？」

「問心酸的喔？我今天早說會去幫忙。」他指了指摩托車腳踏墊上的東西，那是幾支兵器。「怎樣，你欲去無？同齊去？」敏雄問。

「未啊，這有啥意思，敏雄恁也卡差不多咧，已經一個多月了哩！這政府不想管，我看我們就自求多福啦！」敏雄還想再說幾句，大頭富竟已發動摩托車，揚長而去。敏雄沒嘆氣，只是覺得精神不濟。這個月下來，他瘦了兩公斤，先是進仔的事，現在又是陣頭跟農藥廠的事，安怎都搞不完！埋怨歸埋怨，沒多久，他的攤子整理得差不多，湯湯水水都先挪到屋裡，桌邊的幾包麵是特地準備的；除此，他將幾支維修好的兵器放在摩托車腳踏墊上，趕往關帝廟。

一路經過的兩側土地，種著鳳梨、地瓜，小鎮賴以為生的食物，都在低矮可見的地方。流過這一帶的仁仔溪，一路向西，過了一座紅色鐵橋，接近山的另一頭低窪處就是大陂塘。他記得沒錯的話，阿祖說她細漢時，仁仔溪靠東有整片構樹群，雜草中滿是鬼針草，當黃梅季節一過，綠果就會出現在心型葉片下，童年無聊常摘來掐著，用粗糙的葉面黏在別人身上。等果實完全泛紅時，跟紅毛丹沒什麼兩樣，他無聊時會摘幾顆來咀嚼，舌尖會因而有著草莓的香氣。不過，說起玩水，他跟進伍更常去陂塘那一帶。

放學後要不要去陂塘？草叢邊可以抓到蝸牛，運氣好一點，還可以用簡單的釣繩，鉤起池中的魚。

他們認識到現在，敏雄得到的答案一直都是，好啊走啊！

這樣的地方，還容得下他的無所事事。他家離橋很近，那是一座橋墩上放了一排怪馬頭的駿騰橋，橋下幾條偌大的水管，難看得要死。他小時候下去過橋墩下的淺灘，在緩緩的水流中撈一些小魚，偶爾有螃蟹，但完全是非常弱小的生命，連加菜都不可能。

高中開始，陂仔尾的溪流他就很少下去了。村裡的里長伯指著微微泛綠的水，交代大家，毋通落去游水啊，有毒啦！

作為全校的游泳冠軍，他轉頭問里長伯，里長伯，這不是違法嗎？你怎麼不管一下？

他還記得里長伯的光頭逐漸滲出惱怒的光澤，他先是嘆氣，後又對他擺手，囡仔人，有耳無嘴，恁管好家己！他背對著跨上鐵馬，通過這座用水泥蓋成的橋，在他騎過的瞬間，馬頭似乎挑釁地轉了轉頭，里長伯卻像是未曾發現那般，烏賊廢氣噴得旁若無人。敏雄靠在橋上彎腰俯視水中異樣的漂浮物，混雜著濃濁的湯汁如冷卻後的餵食。更遠處的紅色大橋下方是仁仔溪，情況也好不到哪去。駿騰橋往周邊擴散，大小溝渠內的水，預兆著很快就要遍佈鮮豔。他敲了一下馬頭，一點辦法也沒。阿嬤讓他幫忙澆水時，他百般不情願，還讓阿嬤氣

他偷懶。幹，這水是能喝喔！他暗罵，但依舊一勺勺把菜園澆了個滿。

時至現今，關帝廟已經屹立了三、四代，不同的是廣場上架了綁上大小布條的帆布帳篷。敏雄停好車，把麵交給守在那邊的人。「喏，麵來了。」「謝謝。」回答的女聲，聲線夾著疲憊。

敏雄自己也因為接連忙碌眼睛充血，他坐下就忍不住揉了眼睛。棚內有一個主要的桌面，上面有箱子，坐在那的人，看到人來了就問一聲，要連署嗎？年輕囡仔沒很多，他算一算，竟然都是老朽身影。他問道：「沒有輪班嗎？恁們佇這多久了？」穿著舊布襖拄拐杖的，有的先暫停去市場做生意，或把農事交給孩子，就這樣待在這。其中幾個年紀已老到不能種幾天田了，可是他們情願壓低毛帽，堅持坐在這。這種天氣，早該有大鍋菜，可是現在還不到下班時間，負責煮的嬸姨還沒來。他帶的幾碗麵，只夠幾人充飢。

「市政府那邊說，現在要看中央的決定。法規還沒修，目前就還不能從法規這條去闖。」一邊吃麵一邊補充說明，林晏真周折在市政府和民代之間，她看著網路上的串聯消息，一心希望抗爭的陣線能繼續擴大。

敏雄打開塑膠袋，默默將麵端到郭月春面前，「吃一下啦，阿母，這樣才袂弄壞身體。」郭月春瘦削身軀嘆了一口氣，整個人蜷彎起來，忽然又來了一陣朔風，連廟口的大榕樹都動盪起來。

「阿雄恁免管阮，去做生意卡要緊。」郭月春一連幾天都這樣對他說，敏雄注意到她吃麵的速度愈來愈慢了。

「就看這個政府欲何時給阮答覆再來講，我身體誠勇，阿母免煩惱。」敏雄除了這間麵店，有時還兼做泥水工，兩邊工作常搞得他疲憊不堪。他對阿春姨的擔憂總是掛滿保證，並且在進仔死後，他就逕自把之前開玩笑喚的「阿母」叫得更理直氣壯。

此時秋天已接近尾聲，早在年初已經向關帝爺請示繞境的時間、地點。但宋江腳卻遲疑了：是否該停辦？早該進行的操練，擱置在眾人意見之中，誰也擺不定。

「這批兵器只用來出陣，可惜囉！照阮看，這應當就得擲去伊們大官住的所在，舞一陣給伊們看。」「恁咧傻鈍喔？阮的兵器不小心也會當傷到人。拜託，別給警察大人掠走就好！」講話的是拿鐵釵，扮智多星的林南宏。他對面持齊眉棍的孫昆還想繼續持兵器攻佔市政府的主意，他是這團內的阮小二。

「別太衝動了，我看這次老田不會管這齣。」保養著鐵耙，郭民興刻意壓低聲音提醒。他作為全團最老資格的宋江腳，年紀跟田福正差不多，為人公正，一說完話整個棚子暫且平靜下來。大家心底多半有底，田福正跟這村有深厚關係，他的老爸就是日治時期的保正。田福正的兒子混得不錯，聽說搞股票賺了不少錢，景氣正好時又趁機設了公司，於是他開口閉口就是他兒子。平時，他老將 polo 衫領子立得挺挺的，中年之後發福不少的大肚腩，也跟著去見陂仔尾各戶人家。他聽著各家的事，小件的就假意熱心幫忙，萬一遇到大事，他硬是有辦法推給其他民代，慢慢地，高檔 polo 衫出現雜亂的線頭。再靠近一點觀察，或看得夠久，就能發現除了線頭還有吃醉的污漬。污漬來自深深的夜，在陂仔尾的其他人沒注意時，悄悄覆蓋在還未歪斜的田壟，還有遮雨效果的房子窗台邊。

這布棚跟整個陂仔尾都處在渲染開的波紋內，誰敢不專心凝視，就將被這一輪輪咬在圈子裡。不可測知的深潭折射出一張歧變的臉，隱微的臉上紋路，堆擠了某些表情，像是新任廟公的陳忠天，他的笑不曉得從哪時候開始就讓人發麻。自從晏真對敏雄提過，建議他們選

新主委，他相信曾經身為記者的她有一流敏銳度與直覺，然而，他望著跨過門檻的那人，哪這麼容易？他有自己的子弟，他拿什麼理由說要改選？

上任廟公寶仔叔，為關帝聖君做了不少事，舉凡消災解厄他能幫上的，他到生命最後一天到來之前，還拱著腰為一個疑似中邪的小妹驅邪，害得不少原先跪在地上爭論到底要把孩子送廟裡還是送醫院的父母，當下也不好意思地跟著跪拜了。

不曉得是不是關帝聖君旨意，陳寶天返家後就喊頭痛，他才蓋上棉被沒多久，晚餐時間家人去喚他，就發現他已沒了呼吸。葬禮上來了很多人，陂仔尾誰不知寶仔叔？這也讓他的弟弟陳忠天在眾人面前搞了一齣追思集會短劇，不知是哪請來的戲團，就這樣鑼鼓鉦鐃，配著陳忠天涕淚流的故事版本上映了。陳忠天最後終於如他所願，用一介服務的角色登入煙裊四漫的廟廡，正式成為廟公。

自那回之後，彷彿天賜的發言權如海綿浸吸、擴大，他對於事件的發言，開始噴灑在群眾之際，「這樣貿然去抗議，怎麼不要坐下來聽看看工廠負責人計畫的措施。對無？政府咁會佻阮騙？而且……」陳忠天頓了一下，「而且，現在阮這做農的，日子過得太苦了，無道理講說一點好消息，有人看不慣就要去反對。你們放一百二十個心，這件事我問關帝爺，德三個聖筊，這對我們是好機會！各位鄉親，我們是不是要好好把握一下？」敏雄忽然意識到幾個月前，莉嬌說起兩台雙B轎車停在縣道旁，陳中天引導這兩台銀白閃亮的加長型轎車，直說歡迎他們「參問大事」。並且，先行退入廟中，示意其他人快快離去，該訊問的下次再來。

「這甘是伊一人的神？沒道理啊！」固定來參拜的莉嬌抱怨著她想問的全沒問到。

「煞煞去，阮先來轉去煮飯，暗時再來講。哎唷——」一旁的淑芬匆匆交代，手中抱著還沒燒的金紙，疊聲歎著離開。

兼修水電等小事出入各家，小事累積起來讓敏雄忍不住開始配對；巧合逐漸讓他皺眉，終於他確鑿一些村民們遲遲未下定論的事。

敏雄擦去微微沁出的汗，順道想擦去棘手帶來的煩躁感，問：「今天行程怎麼樣？記得之前說那幾個民代下午會經過我們這邊拜票？」市政府這關之外，即將大選的民意代表在這週進入緊鑼密鼓，宣傳車看來的確很有機會經過關帝廟。

「我跟同事確定了，他們今天為了顧票倉，還是會繞過來一趟。」林晏真說。

「好意思過來！誰想投票給伊們？」聽完晏真回答，他站起身，拿起保養好的槍戟，朝另一群人走去。他們有些戴著關帝廟發送的紅帽，三三兩兩聚在一起閒聊。這樣的場景他幾曾熟悉，他曾是關勝，那些套路陣式口號都還記得，只是今年夏天，他就臨時向關帝聖君請辭了。一開始他沒讓團長知道，自然也避開廟公，這事就該他一人獨自並親自在塾前，持香把原委說清楚。關帝聖君准了，宋江陣內部還亂了一陣，為了找人頂替關勝，又耗了一些時間。

「沒繼續對打？」敏雄遞去兵器問道。

「幾個去隔壁村。」邱煥仁說，他是替敏雄上場的關勝。

「搞這些要衝啥？唉！阮就準備愛出陣，這下搭好，彼幾個人的缺只好空佇那。」陣頭中數一數二資深的黃典水說，他自從家中有了孫子，便對許多事能省就免。

「嗯」，敏雄坐下，跟他們一塊兒，讓遠處矮坡上的風，像一襲罩子那樣，用冷而乾燥的空氣，吹堵他們的鼻梁及眼睛。這座廟的開口直對冬天的迎風面；來參拜的人，幾乎沒人躲得過風掃過眼頰，因此大門一入冬，就會闔上一兩扇，要不冷得受不了呵，前廟公陳寶天老

這麼說。

「不過恁想，萬一這工廠的汙水排入仁仔溪，這代誌不就更加大條？」

「啊，不知啦，攞是少年仔在講。誰知影這樣是不是給大家攞沒頭路！」持長戟的鍾伯說，他家有一小塊土地高價徵收，工廠總經理據說是親自到他家談的。他的語調突滿刺狀物，敏雄曉得鍾伯種了一輩子的田，幾年前兒子沒聽他的勸，早把地賣得一大半，他的性子就成了更愛堵話的人。

這支隊伍對於抗議的意見分歧得很，事實上沒人敢斷然決定取消遶境，練陣七零八落，看起來只是在帆布棚旁邊湊熱鬧的。可是，這團還沒散，所以團長廖正先只吩咐大家有空就還是出門曬曬太陽，順便保養保養兵器。敏雄手巧，工閒之餘就把大家用得不順手的兵器拿回家整理整理，他不拿薪晌也不覺得該拿。如果是進仔還在，他會說什麼？他鐵定不會老實稱讚，頂多虧他幾句。敏雄自認自己了解進伍，認定他做事小心認真，重義氣諾言，答應了就沒言悔。

兵器羅列在敏雄面前，他仔細把官刀、斬馬刀、鏟刀、雙鐮、雙刀豎直，棍棒、木雨傘置放在旁。兵器一一拭得寶亮，靠近就能見到模糊的身影。這些兵器沉靜時，在他看來就只是一件擺設，尤其這些早已非水滸好漢拿使的真刀槍，所有武器能夠擁有的銳氣，現在都成了一則遙遠傳說。進仔扮孫二娘更完全不需兵器，鎮上孩子還特別愛找他合照咧，說他這樣最水了！敏雄還記得自己對進伍的遭遇笑得不能自己。

進伍對這好像習以為常，直到敏雄有次無意間撞見阿進逡巡著那一排兵器，拿起一兩把掂了掂重量，敏雄刻意待在陳寶天的櫃前開講，順道翻了翻農民曆。大吉，吉，大凶，這些被他翻得毫無規則。不出半分鐘，他就感到肩上一沉，蘇進伍擊拍好幾下，他甚至覺得痛了，「欸，你幹什麼打這麼大力，這位大娘，解釋一下。」蘇進伍笑得很得意，他咧開的角度還帶著一些模糊，臉上的特徵，通通溶解在他的選擇了。

當時，敏雄要進仔拿起來揮舞一番，但是被進仔拒絕了，「這關帝爺沒允許，不好吧？」

「有啥要緊，你平常管學生據說兇得很。現在給你選，執兩支雙鞭還是拿我的大刀，你瘦是瘦了點，其他耶，恁攞有吧？」敏雄推了推他。

「賣煩啦，恁這個人！關帝聖君救過阮阿爸，你又不是不知影。」

「哦，是按呢，我也替你想過了。不過，這應當可以向關帝爺參詳參詳吧？」敏雄還是不解。進仔伊爸在生時是執雙斧的李達，全村沒人比得過，他小時候唯一忌妒蘇進伍的是他的阿爸有夠厲害，不過他也知道他們父子倆關係一直不算太好。後來，這李達轉到工廠工作時，不小心被機器傷到，大出血。送去醫院處理得昏天暗地，阿春姨跟進仔，除了顧在醫院，只要一有空就來拜來求。

關帝聖君一定會保庇，敏雄探病時對等在加護病房外的阿春姨講，要她安心休息。這不是安慰，不知為何，他有時就是心頭有一種隱約的確定，像水面上的浮標，魚兒咬住鉤兒時，他就是知道水面會不太平靜，那時，就記得一定得比魚還快，但同時又要假裝不知魚上鉤，迅速冷靜地捲好線就是拋出再收回，最後的關鍵。進仔無端的煩惱跟收線沒什麼關係，伊的個性面對一些代誌實在是掣掣絞絞。

他明明見過進伍踏過陣頭對打時的步伐，活似包辦了頭旗開路位置，過了鼓點，他的步伐轉促，一人分飾多位兄弟，在繞場打圈時以沉穩的點地來替代滿場跑；最後他站到鑼鼓的位置，手中揚起節拍，對廟埕那空無一人的所在，行著他自己明瞭的節奏。能見到這幕是因

敏雄正替廟裡換修燈管，站在 A 字梯上，更換橫掛在藻井周圍的日光燈。燈管一連好幾支，白熾光線讓他覺得有點太刺眼了。他遂停下手中工作，朝向日頭想曬出真正的熱度。逆著光讓他錯覺，但不一會兒他就適應了：起手擺動伸腳徘徊的舞蹈，白色上衣，紅色長褲，順著動作成為線條；那人屈伸自如，空手對付這片空無一人的埤地，像是凝結了虛空中的力量，掌心虛握，推收之間，讓平靜浮起波瀾；殿門前兩蟠龍柱趾爪撐地，嘴露龍牙，恍似吐出雲氣糾纏，團團圍住，庇佑著這個男人。那個時刻，不存在的兵器彷彿也妥當封存了威猛的氣勢。廟旁的百年老榕葳蕤，自成一畦涼蔭，垂下的鬚根不時搖曳。望著望著，敏雄辨識出那形影就是阿進。他沒喊他，手邊的工作也暫停了，敏雄想起進伍身扮女裝時，假髮披肩，臉上腮紅，身著彩衣，舉手投足的飄然，跟晏真站在一塊兒，有時敏雄還會搞糊塗這對夫妻倆。在人生昏暗的燈光下，他偶爾會眨眨眼，確認眼前人的模樣，然後開口取笑：「進仔，你誠厲害，來照一下鏡子，哦，實在足水捏——」阿進狠狠睨他一眼，之後走著瞧的意思。陂仔尾的孩子們懂得等待，他們壓抑住愛奔跑的雙腿，等著父母塞給陣頭紅包後，才如同煙花般散開，尾隨著準備要跟在後面嬉鬧到下一條街。眼尖的人會發現——老師！咖啡色長髮和裙子，啊唷是老師耶！想上前打招呼，卻又在鑼鼓急奏下，閃躲那些兵器，一哄而散。

敏雄承認自己太愛逗這件事了，可是如今回想，阿進的妝可美了。一般宋江腳打面靠廣告顏料打發，因為沒有哪種化妝品可以這麼碧綠深藍亮膩膩的黃。唯獨孫二娘、顧大嫂，男身女貌，塗上普通粉底腮紅就可。想起他臉上曾停留的紅色廣告顏料，就渾身不舒服。呸，真是便宜他，不需要下了陣還得用油拼命擦除紋彩。回想到這，他獨自看畢那場似武非武的獨舞，好像也是空前絕後了。現在，他可沒有什麼人能取笑了。敏雄想。

※

隨著天色漸暗，宋江陣的人一直沒到齊。意見斷斷續續，到後來全都散開來；還不僅僅是散開，他幾乎覺得是破碎的魚刺了，鯁在胸口。其中幾個人，完全不表態，陳祈睿跟他扮相的林沖一樣，活像是有誰欠了他家債，臉臭得很，可是這陂仔尾的宋江陣不能少了他，挪步最穩當，身高夠，態勢有，只是不知為何他不堅持拿雙斧。之前還在練陣時算稍有交情，然而他家似乎麻煩事挺多，所以敏雄才想開口問又馬上剎車，自語道，「算了，不等了，今天就殺到市區。」他決定，總有一人得出來把這局面收拾乾淨，看要留著等全員到齊，商量下一步，還是乾脆解散？

晏真手邊的工作除了採訪、趕稿，她也擔任起整個溝通渠道的樞紐。一開始敏雄想婉拒她攪和，但沒想到她比他更進一步聯絡了她能動用的人脈。她在臉書上設了個專頁，指了幾個帳號給他看，我們現在先聯結到這幾個領袖團體，這樣就算鎮上意見不一，還是可以號召。敏雄為此設了帳號加入，每天專頁上按讚的人數比他想像的還多。他開始緊張起來，怕這次陳情不會成功。晏真笑了一下，不成功再說。她呵欠指了手邊資料，說相關的子公司，應該跟一線消息最接近，「你看，這些牽連一個晚上說不完，你先帶這一疊回去看。」她說。

盤根錯節又頑強，敏雄在老家勉強翻了幾頁，就沉沉睡去。夢中做了亂七八糟的夢，他從床上起身，想到已經過身的阿嬤。他真是一個孤兒了！沒本錢再多讀什麼書，他一人留在陂仔尾打拚工作，用流汗換取生活。他不愛唸書，這跟進仔就大大不同了，他也讀不來，要他坐在教室一整天，他只會一直盯著窗外看。唯一遺憾的是阿嬤死前要他好好讀冊，他萬萬做不到了。還好，他前幾年拼命工作之後存了點錢，開了小麵攤，現在生活還行，餓不死。

鐵皮屋頂的家，夏天算是熱了點，不過熟練的木工技術和焊接手藝，讓這個家跟小時候與阿嬤相依為命時大不相同。他得空就四處應接修理的活兒，這樣一路忙下來，讓他養成了壞習慣，一回家就開電視，讓高亢的聲音充斥房內。看看搞笑的綜藝節目吃宵夜，偶爾哈哈大笑，直到他不小心睡著。在他一個又一個的夢境中，他從未夢過自己的父母。他們存在於阿嬤嘴中，阿嬤只說他們的墓不在陂仔尾。他追問，在哪？阿嬤卻說，不知影。怎有可能不知影？敏雄覺得阿嬤真不公平，不過他們依舊撿回收，補滿花費的坑洞。

他很小年紀就了解了，他們的現實生活中，沒有拿兵器抵禦的本錢。

進伍回鄉時，敏雄就笑過他免費帶囡仔宋江陣的事，「安怎，你是太閒沒事做？教書了還要教囡仔跳宋江？」刻意說給他聽，就是這些死囡仔的家中不缺嘴賤的父母，兒子倒數幾名，就歸罪嫌棄，說什麼誤人子弟。本來這囡仔是誠乖，這下居然開始作弊，老師，你說要怎麼處理？

這些話敏雄輾轉聽到，他總會哼在鼻子裡，他不懂這拜把兄弟在想啥？阿進說，你要練習跟關帝爺溝通啦。開玩笑，說得好像他都不懂一樣！厝內照常拜天公拜祖先當然也拜關公。從阿嬤開始獨自帶他以來，每逢重大節日還不是忙裡忙外，把供品款好，家裡再沒錢也會準備四果三牲，有閒錢就會買一隻沙琪瑪小豬仔來放。宋江陣遶境時，家家戶戶等候舉頭旗的人過來。每當這時，他會拉緊風衣外套，充當阿嬤的小跟班，讓他做什麼他就做；他的雙腿因任務的驅使而動得飛快。帶著誇張妝容的巨漢每經過一所在，附近的田野就差不多開始焚燒稻禾，彷彿是將一年的稅一次向上天納清，縷縷升空的煙霧代表毫無猶疑的信心。

頂著夜半剛打好的妝，宛若上天降世的神祇，因為不知名的理由而落凡，宋江兄弟腳踏草鞋，穿門入戶，趕著驅邪。邪魅之所在，須用尖利破除！他想像眼前跟自己差不多歲數的陳祈睿，他撓動手中兵器時，都想些什麼？後來熟些，他才慵懶呵欠，拎爸就不記得了，你不是跳過？今年也欠人手耶！陳祈睿比自己高了一個頭的身材，站姿像極了一輩子彎腰的螟蛉。他的本行是文書工作，待在陂仔尾一間公司做行政雜事，約聘職位，不知可以做到何時。敏雄很少問起工作的事，這天他忽然在吃完一碗麵後，察覺到兩人尷尬的靜默，那比起滯留在別人家更教人心神不安。

「最近工作得安怎，看你這麼沒精沒神。」瞅了敏雄一眼，陳祈睿說：「還不就這樣，也是按頭家意思去做。總比去做田好！」

「做田不好嗎？」即使能夠預期回答，敏雄還是問。

「這麼清苛，阮父母還在做的有幾個？來，算給你聽，村內的鳳梨王算一個，啊其餘的攏是兩三分地，分去種菜、種稻、種旺來。恁講，可以賺多少？買肥料都不太夠了，你不是最清楚了？」

由於開始認真整理起阿嬤留下的田，敏雄懶得回應陳祈睿這種沒卵葩的話。前陣子，他取得了品種優良的種子，晏真建議他，乾脆投入有機吧？不必灑刈草劑和農藥，養好田裡的生態圈，就會產生食物鏈，到時候除蟲也不是問題。之前進伍也打算要這麼做，她又說。敏雄早在晏真建議前便這麼打算，只是他一人掘地數尺，又覺得麻煩起來。

繞到隔壁進仔家，他看見有人頭戴防曬花布和斗笠，不自然地彎腰做事。那不是阿春姨，敏雄在那刻想叫住她，卻又因某些原因先弄出噪音，刻意用手中的榔頭敲敲她身旁的一顆大石。

「這看起來不像是陸地上的？」石頭本身沒什麼特別，灰質的樣子。他把石頭翻來翻去，

發現其中一顆被剖開來，橫切面的花紋倒是漂亮。

「嗯，仁仔溪上游，附近的人為了讓水流順一點，搬動這幾顆石頭後，我正好經過，就拜託他們用貨車載回來了。」晏真抹抹臉，異常的紅潤讓她在背光之下，顯得不那麼精明。她剪了短髮，一粒淺色的栗子不停勞動、喘氣，微微漾著光的眼神讓他一時沉默。在這稱不上廣袤的田裡，他站到田埂上頭，說：「欸，要好好擺著啦，不然這塊地又不大，妳還把石頭壓在那邊喔？」她沒多加解釋，只是持續跟堅硬的土壤奮鬥。臨走前，他開口向她問起那塊石，「不如讓我拿回家刻個東西？反正放著也放著。」於是，敏雄得到最小的那塊石。但他根本不確定這種石材可不可以刻出點什麼，以及，到底要刻什麼？他把石頭搬到客廳，盯著它苦思一陣，腦汁擠不出什麼具體東西來，倒是有什麼閃閃綽綽像童年見過的河川川面，讓他連耐心都耗光了。

他為了找靈感，在客廳踱步，以前阿嬤還在時根本不可能有這機會，因為整間厝都會是她撿來的寶貝，誰家曬好的藥草、缺了一腳的桌子、還是什麼鄉公所辦活動送的T恤，阿嬤通通要他一樣樣收好。收好也有極限，逐漸地，客廳的地板就沒太多能走路的空間了。他跟阿嬤撒嬌，「嬤嬤，我拿一些去換錢好不好？」「阮叨欠這幾仙錢喔？」阿嬤一句話打回，敏雄又涎著臉說了幾句，而嬤嬤挪動龐大的身軀是沉重的三角形，一下子就將他的話擋住。他看著嬤嬤低頭摺著環保袋的頭顱，漸漸稀疏的頭髮又換來銀白的代價。敏雄把話吞回去，選擇在物品炸開來的地方住下去。這一住，他也知道，吳敏雄一輩子注定待在陂仔尾，他的每一件事都與這裏有關。現在佔據在帆布棚下，等待一個答案的，也跟這村死活脫離不了干係。最終那塊石，他磨去了會割手的稜邊，把它擺在木台上，暫且讓它渲染的漸層代替流水，擋在他紊亂的思緒閘口。

回過神，他不知道自己恍神多久，他只是對陳祈睿說，「賺多，也多不了多少啦，公司不打算調薪，你不是只有接受？」陳祈睿跟他都沒再說什麼，沉默令他藉口要練兵器，先離開了。

※

吳敏雄，高工夜間部畢業，當村內開始有更多人抓緊機會出外讀冊，進大學這件事依然距離很遙遠。這樣沒什麼不好，他認真覺得。事實上，每當報紙上佈滿聳動標題時，他總要看看高學歷跟失業這幾組關鍵字，好讓自己覺得釋然。比起每日必須在幾點幾分之前打卡完畢，他寧可早一點起床去巡田水，之後再來慢慢準備開鋪的食物。阿嬤牽著他至田裡的印象始終還在，這能不能撫平降災式的慘劇？他的確察覺到阿嬤離開得太早，他根本就在暗夜胡摸：剛開始種的鳳梨，被不可知的因素轉得肉酸果幼，田是不大，損失還不算慘，只是他當時坐在自家門前，看著這片田發呆。時間從他耳邊輕輕掃過，他不覺而能，連結上父祖輩更卑微的祈求，祈禱下一回合的收成，讓他贖回一點堪用的成績。怎麼種得又大又甜？他問不出口，也知道沒人會給出百分百的答案。不過，阿嬤是絕對不同意這畦田再也種不出能吃的東西來，農藥工廠要是真的建成，恐驚會在夢中被她罵個臭頭。

「無論如何，想要排垃圾水，就別想在這蓋工廠。」敏雄說，但他不確定有沒有人聽進去。現在正值晚餐時刻，現下棚內只剩晏真跟阿春姨，其他人都聚到火蓋爐那邊，火燒得可旺的，莉嫻跟淑芬姐負責把雜菜粥煮好，她們自掏腰包。要是以前喔，廟裡會贊助啦，莉嫻還是嘴上說了幾句，他初開始就過去打了招呼。你們愛加油捏，淑芬姐給他三碗，他道謝後

端回粉紅色塑膠碗中的熱食。

熱燙的食物入腹，他忽然又想起一事，阿進曾到他家的田看過，跟他說如何留意田壟間的水流。所以，晏真某日接獲一座農藥工廠進駐的消息時，他的理智線似乎被什麼東西越過了，胸膛內湧入滾滾大水。他想知道是什麼時候？是誰決定的？整個村內沒人聽說過這事。等等，還是那個田福正知道這件事？那次，他親自到陂仔尾市集的中段。里長的家門外停了幾台車，看到半掩的門戶後，隱約的人影，他便待在那兒聽了一會兒。斷續收到的關鍵字，讓他在回程騎著腳踏車時，每一步卯足全勁，無通啊，這些哭爹的夭壽子！他能感覺血流逆著，經過的風景那麼相似，好像它們抓住自己，不斷把自己拋到前方去，然後再蜿蜒著匍匐到他的跟前。

是夜，進仔跟敏雄一起喝了酒。敏雄乾著喉嚨，滿肚子像一只即將滿溢的鍋子，但要再多說什麼時，他只能發出，幹，恁娘咧，這樣無趣的音節。

「安怎這麼鴨霸？」敏雄既不是問，可是進仔就回答了，他拍了一下大腿，決定了，「免講這麼多啦，什麼時陣有閒？這種代誌卡早處理卡穩當啦！」

時間沒有為誰停留，它躡手躡腳，每一人即將歷經的，從來都無法在農民曆上找得出端倪。敏雄的房間十分狹窄，挪開有點煩人的過期雜誌、CD，還有模型，他們促膝喝光一手金牌。進仔淨白的臉上平波無聲，而農藥工廠的動工就在兩個月後。

經濟作物開始大量栽植後，陂仔尾跟其他的鄉下沒什麼兩樣，噴灑農藥的管子對著作物移動。那股子味道真是——即使戴上口罩，還是擋不住，接近瓦斯外洩混合鞭炮臭焦味，直鑽鼻腔，引得人想作嘔。敏雄已經聽太多為搶時機噴藥，村內的人或快或慢，都步向洗腎的後塵。距離村內最近的大型醫院，他巧遇了幾次，看著早已撐不住的身影，撐著孤獨的心事，領藥櫃檯的燈號，閃著以百來計算的燈號，可是似乎永遠淪不到他認識的那幾人。那刻，敏雄便覺得身上小病痛和滿田地紅點蟲害沒什麼要緊，沒什麼關係。

陂仔尾的改變敏雄從小看著，渡假村、掛上生命禮儀招牌的靈骨塔和綠濁的仁仔溪。敏雄未曾真正遠離過陂仔尾，最多只是到別縣市住過二、三日。只要是這樣，他接連幾天都會覺得心神不寧。不規律的噪音中，似乎會誘使人們徘徊在加深添高的氣派店面前。人行道上多的是提著公事包，或晃著半裸細腿的人，他們走路的姿態這麼輕快彈性，即使遇上雨天也能疾速奔走。最後脫身到人潮之外的他，坐在藍色小貨車中，握著方向盤，他發現自己被一股莫名的漩渦沖入旋轉黑洞，不願意啟動這台車。只是這狀況等到他真正把車停好，把貨卸完，蓋上車後蓋的剎那，之前的一切彷彿未曾發生，他面對眼前的磚屋，打從心底鬆了口氣。進仔聽完對他說，我嘛是啊，不過回來就好。

進仔自台北回鄉定居後，他的黑框眼鏡向來配合他的職業，沒換下過。村中對他的印象是，真打拼真乖，性德嘛好。褪除這點，蘇進伍站在火線上就是最猛的悍地草，帶頭起草連署書，計畫佔據市政府大廳，要求市長出來說明。

我們要對談！黑心農藥工廠滾出陂仔尾！

無良政府，官商勾結！

這些標語拿在手中，布條下的汗水始終未曾凝結；來來往往的陌生人，有些駐足，三三兩兩討論。晏真站在一旁，指揮攝影鏡頭必須再帶多一點畫面，抗爭故事開始在陂仔尾村頭村尾傳開來。他們深夜返家時，對著他們房子丟雞蛋的人，似乎少了一點。敏雄漸漸曉得，當初不只是里長，連幾個工廠幹部都預定好的。他們現在做的就是從各地呼集更多氣力，啊

他根本不能再考慮這件事有多難。

上回趁著抽獎活動，廠長拉著麥克風對著台下說話，仰頭的臉孔多數陌生。敏雄旁邊站著進仔和晏真，他們聽著那些話語像噴開來的農藥：「各位鄉親，我們真的，抱持十二萬分的誠意來到這裡。我是本地人，從年輕開始就希望回鄉來奉獻一點心意。」那身刻意套上的工作服，擋住他一身質料極好的襯衫，他看到台下手勢，旋即換了台語，不輪轉但顯然是打過草稿的：「誠意恁看得到，恁每一個人手邊攏有資料，包括講來上班會有幾天假，薪水安怎算，了後欲如何來獎勵特殊表現的人。阮想，之前的一點誤會就愛趁這時恰伊化解，恁有什麼問題，舉手一下，阮現場攏有專門人員來替恁解說。」

號稱是廠長的人，話還未完，敏雄的眼角餘光就看到阿進舉起了手牌，他什麼話都沒說，僅僅這般靜默地舉著，他也搖起手中的布條；正因為他比阿進高一個頭，站在後頭的布條正好輕輕掠過他的後腦勺，他留意到那張臉的雙睫很少眨動。

什麼時陣開始，這個進仔看起來這麼有男人氣魄？這番話沒對他說，而他猜想阿義的事影響他不小。高中之後住進療養院的阿義，讓他大學時代都在打工，即使那樣拼命，阿義的病依舊沒因此好轉。

「阿義是怎麼了？」敏雄問。

「我不知啊，他考上那間學校，還沒讀完就變這樣了。遇到怪人，伊娘咧，他最好跪著來道歉。」進仔說，他的臉扭曲了起來，這讓敏雄有些畏懼。

阿進老是說，他害了阿弟。敏雄反駁他，「幹，要是你也這麼會讀書，去讀同一間學校，也照樣沒辦法啦，這種事誰會想得到？」不過敏雄承認他選了高工，讓他與阿進在年少時光的某個交會點似乎漸漸走上彼此的道路。

他不敢說自己明白進仔的自責，不過，他自己處在隨時可能下墜的狀態，他為自己蓋了一座電梯，敏雄經常想像他的父母可以搭著電梯上來陽找他。

「結果，他們真的來找你了嗎？」高工時的同班女生小陽問。

他還沒告白，可是他曉得小陽應該喜歡他。「怎麼可能啦，我亂講的。」他假借要拿東西，碰了她的肩膀。

她短髮下的耳朵好像紅了，他貼近注視，連她的臉也紅了起來。你幹嘛靠這麼近啦？敏雄沒有回答，他輕輕抱住了她。

※

「最近忙什麼？」敏雄假日才會遇到阿進，聽他講起高中成堆的考試，忍不住幹譙。「我們動不動就要清理校園，這才誇張好不好？哪能比啦！我們要推著推草機，嚙過這一大片足球場耶！」

「那你們平常在幹嘛？玩躲避球？」

「三小啦，都幾歲了還躲避球！籃球咩，只有籃球場上不會長草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，那你這人長草了沒？」阿進才問完，他的後腳跟早就墊起預備要逃了，所以當敏雄急著追上時，他們總是差了那麼一點。

呼，呼。敏雄喘氣起來，進伍則趁機滑到草叢底端。

「喂，上來啦，喂！」敏雄大聲叫喚，「你快上來，我馬子要見你啦！」

不疑有他，蘇進伍就隨著吳敏雄的聲音奔上來了。吳敏雄就等那個一霎，他伸手撓了蘇

進伍的癢，沒多久，蘇進伍就只好討饒。

「馬子咧？」蘇進伍張望四周。

「這種地方我好意思讓我馬子來？」

「很方便啊，」蘇進伍回答起來一派輕鬆，「夠隱密，又安全。」

「你屁得再夠一點？啊你的咧？」吳敏雄把話題拋回去。

只是，蘇進伍說了另外一件事，「你相信嗎？我夢到關帝爺讓我去找祂，就在我爸要進開刀房的那一晚。我就真的去了，然後就坐在醫院裡的椅子上睡著了，不蓋你！我睡得超沉。夢裡，我聞到一種特別的香味，從未聞過的。一瞬間，我就跟在一個人身後，來到一間無邊際的房間。啊，錯了，是高得看不到天花板的宮殿，我才納悶這是什麼地方時，跟巨人差不多的神像就在眼前了。相信我，你絕對沒看過。」

翻了白眼，吳敏雄放下立可白，「誰會看到？然後咧？」說完，他又抓好書包，繼續在上面塗鴉。

「說也奇怪，剛才領路的人不見了，整個宮殿只剩我一人。我還在想這是哪的時候，巨人神像忽然走下台階。不說別的，這超誇張！我沒地方躲啊，就看祂這樣慢慢走到我面前。」蘇進伍忽然湊近吳敏雄，「超怪的事情是那尊神像居然縮小成真人大小。」

「你又知道是神了？說不定是哪來的妖魔鬼怪。」吳敏雄一面把書包晾在草皮，一面欣賞他自己完成的傑作。「你看，這是進化版的！」蘇進伍看了一眼，推開，上面又是一張獠牙的鬼王臉。

「畫來畫去只會畫這個！你還是聽我將夢講完。我確定祂是神，那把青龍偃月刀就是單刀會。祂輕輕提起刀，交代我，今年冬天你就得加入庄內的宋江陣。三十六人欠一人，你就來吧！說來奇怪，祂其實沒開口，但我就是聽得清清楚楚，一字不漏。」

「憨——夢——啦！」吳敏雄還記得自己不斷吐槽，邊拿著書包在他面前晃，暗示進伍要稱讚他的得意之作。

不過，蘇進伍的目光才注視這隻獠牙青鬼幾秒，又回到他剛才的話題，聲音聽來介於煩惱與喜悅之間，「我怕我媽不同意，今年要考大學。還有，我也很難決定要用什麼兵器。」

「隨便你啦，我看你媽不同意才好，這樣你就陪我去打工。欸，你要不要啊？聽說雜貨店附近開了一家新的 KTV，去送毛巾茶水，聽說小費不錯。」

「我沒興趣。」蘇進伍說，他的神情看來不只是沒興趣而已。吳敏雄感覺得到，那是一種嫌惡，即使春風吹來，植物葉面上的毛細孔，依然有承接過冬日露水的寒意。他不動聲色，反倒催促他再多講點夢中情景。

「算了，你不懂啦！」這話題戛然而止，蘇進伍背起書包，說要去唸書了。

怪人！吳敏雄嘆起這位從小到大的玩伴，怪癖還不少。偶爾約他去雜貨店買東西，他就藉口說太忙沒空；要不，去市場買東西，他絕少走去賣豬肉的那幾攤。這是哪門子怪癖？久了之後他也懶得追究，只道是這小子內心有暗影，沉得似鐵，又毫不透光，使人難以分辨其中的色彩。

事實上，他才是擁抱暗影的那個人，不對嗎？起碼當初小陽離開他時，是這樣對他說，吳敏雄，你少自以為了，你才是有問題的那個人。

※

此時，他察覺身旁的晏真竟不見蹤影。原來她站到龕室獸爐旁了！他見著她伸出的雙手在水龍頭下遲遲未動。她不看眼前的那面方鏡，只是傻若木石地盯著自己的手。敏雄走近，拿出筷子，邊沖洗邊問，「市長何時才會同意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她的聲音乾澀，完全沒因為掌心的水流而濕潤。「這邊的規模根本不夠大，要再募集更多人，我們才有本錢去市政府前抗議！」

「要的話，我們就拿傢伙去，省得那些雞掰人再囉嗦。」敏雄腦中還是浮現了不久前他交手的官員，他們不斷重複著，依法行事，依法行政。幹，人模人樣，講出來的話全是屎味。

「先別想這些，你知道他們可以隨便拿一個非法集會就驅離我們。」晏真停了水龍頭，正色對他說，「我還是會去找民意代表、環保團體，看他們的態度如何。然後，再繼續串聯網友，幸運點遇上關鍵人物，說不定這件事很快就能暫緩。暫緩之後，辦法就多了。」

敏雄點點頭，她把配套都想好了，聽起來條理不紊，這應當已是晏真的本能，敏雄暫感心安，卻也不安。來到這關帝廟前，她的神色只是不再雪亮，卻一滴淚水也沒留。他自己倒是趁大夥去練陣時，沒人留意他時，任淚水鼻水橫流，萬一有人看到，他就噙說是天氣太冷。

蘇進伍與吳敏雄相識超過二十年，敏雄對自己說。精確的數字，他則畏怯地不敢再算，他怕越是要想，又越會顯現記憶多麼殘酷，而他有多麼荒誕——居然想不起阿進所有的大小事。更嘔的是，他總以為頭七到七七之間，他會輕易補全許多故事。他總以為一切會慢慢變得輕易，讓他們得以追上，再遲鈍地變老。如果能夠這樣，用白髮皤皤的老態站在橋墩旁，直到兩人再也想不起年少時曾瘋狂戲水，也不算太遺憾。沒辦法輕易打包的煩惱，好像也不賴，只要他還活著的話。

實際上是阿進目閉死白地躺在袋中的樣子，像個巨大兵器割裂他的日夜。那夜，他強制自己別轉頭去看月春姨的表情，他能做的就是拼命忍住想逃開的欲望。通過黃色封鎖線時，還刻意看了圍在遠處，那一排孩子的臉。等到警察開始詢問時，他什麼也不想說。閃爍的警車燈轉個不停，哭聲，在他腦中交疊復合再驀然撤離。他不曉得該如何接受一個活跳跳的人就這樣徹底消失，生活中的一切再也無法跟他說話打屁，無法一起到即將消失的陂塘，看著一窟窿被時光遺忘卻有可能被新一波的文明震動的水，如鏡澄澈。

畫面一旦收止，結局就不能更改了。

他不知道進仔怎麼會喝酒喝到茫茫然？還是，多重的疲累擊垮了他？敏雄想到進仔多次開車載人到市區，缺錢少人的狀況下四處奔走。幾次他想對他說，別太累啊，留得青山在。只是，踏進進仔家門，阿母郭月春就會問，處理得怎樣了？阿春姨對敏雄來說，等同於一位親切的母親。他高中之前的午餐，都是跟著阿進一起吃的。阿進家在老父過身後，還留有一二甲地，離工廠最近。要是擋不下，說不定連他們站在家門口，就能聞到無處不在卻惡臭成片的謊言。另一方面，敏雄知道不是只有他們在努力，工廠發言人持續散播消息，手中傳單上的說明介紹：本鄉子弟創業，廠房乾淨無汙染，提供近千位就業機會，每年供給村里民回饋金。空投在花花綠綠廣告上。他打算要再跟阿進一起造訪下一波候選人名單，要他們在選票上做出抉擇。

就在那時間點，下過雨的空氣，已經將近夏天，除了炎熱的騷動，敏雄在幾個很短的片段——當車子飛快奔馳在卑弱願望之後，不知怎地——他有零點幾秒的空白，彷彿腦內被抽換了空白底片，等下一個意識開始時，他短暫地感覺有什麼正打進他的車內，不是雨，他想

再確認，那股奇異的感受卻忽然消失了。他眨了眨眼，把懷疑的刺拔掉。太累了吧，他取笑自己，該不會還被蘇進伍的眩暈傳染喔，媽的！

媽的——不是這樣，不可以這樣！日後回憶起這些，他都恨不得把手中維修的工具，看是榔頭還是雙斧，管它是什麼就該拿來狠命敲敲腦袋，看能不能把發神經時萬分之一的靈感敲出來？還是有可能把阿進的魂魄從已化的骨灰敲出一個形體？他知道不知道他的阿母替他編了一櫃子的草鞋啊？

想得上天下地，沒日沒夜，苦惱還是不可能消失。郭月春淡淡地跟他提起，我看這工廠是不是準備要起啊？聽說動土典禮欲開始了。因為這句話，敏雄凝視著月春姨，她蓬鬆的髮絲之間，雜訊般的白頭髮挑釁著他的眼。他沒回應，只是感覺風更加淒緊。刮在塑膠帆布之間，穿透了他們等待的心情。

晏真她重新埋首在筆電間，繼續飛快地打字。她一雙手已經跟當初見到的樣子不同了，因鋤草跟泡水的折磨，連她的臉也逐漸缺少線條。他說不清楚這是浮腫還是悲傷，僅僅是守望著，他多希望自己能聰明點，抓住，他就是該抓住點什麼。

眼看棚內的一切如常，敏雄實在又坐不住了。「欸，你們不用先試試打面？」他問。

「執頭旗的還是沒來啊！還有，陳忠天好像去里長還是什麼長的家了。」郭民興說，他用腳推一下林南宏，「你看，讓你去打電話你也懶」

「誰會知啦，好了，大家坐佇這也誠久，先來練一下陣式好了。」

「靠夭，頭旗沒來，還有拿藤牌的也沒來，練火大喔？」

意見又起了沸騰，他們說起話來的聲浪，讓帆布棚下的人紛紛站了起來。下班後的時間，其實棚內悄悄來過不少人，放下吃的，或就地坐下等待。這會兒似乎有事可做，場面一觸即發。這刻，林晏真闔上筆電，說要去市區一趟，剛才收到消息了，陳情這條路應該通了。

「好！」敏雄拍了幾次掌，要大夥安靜。「稍晚我們人數滿一台車就去市區，市長應該在某一間餐廳，我們就去當面講清楚。」

消息是真還是假？這時幾個斑髮老將問。

去看看才知影，敏雄再度示意所有人站起身來，「來啦，先來暖身一下，坐這麼久，等一下怎麼有精神？」

陳祈睿站到天公爐旁，身影因為斜照的路燈而顯得格外修長。接續走出的林南宏，黃瑜，郭民興等人在帆布棚外排了蜈蚣陣，上了頭巾，腿布及草鞋。鍾伯則毫無動靜，依舊不願起身。圍圈對打開始，兵刃相接，將是夜的躁動撥、刺、穿。換了隊形，蝴蝶陣：好漢們一同穿天入地，在朔風之中，一斬一跳，戰鼓聲打得快，揮舞的兵器縱使是假的，燈光閃爍，刀喙亮面一開，卻仍有那麼點真的意味。跳一大圈後，株回原位，蹲埋著，人雖少，卻仍守著下一個擊鼓點。

紅褲與黃色綁帶在舞動中，迷謊每個人的目光。鼓聲愈是催逼，從馬路口另一端湧來另一波人潮。他們騎著機車，停在路邊，先是看著熱鬧般，打發等紅綠燈的時間。可是，這不如他們所願，在機車後座或前座的孩子就嚷嚷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要看！稚嫩而強烈的要求，讓這棚子內的人影又竄動了起來。因為棚子入口懸掛著布條——「保護土地！趕走農藥廠！」

「政府不倒，陂仔尾不保！」當初印了不少，以致現在每個人經過，都不免要被三五條中的其中一條纏住或絆住。然後，再發點牢騷：是誰做了這個？來，小乖，來媽這邊，看完就回去了噢，乖！

望著這些意外訪客，敏雄主動拿連署單過去，「來簽一下，這是兩份，一件是反對農藥廠，一件是反對徵收關帝廟這塊地。」他說了之後，舒緩一口氣，對啊，拜託別人也沒這麼難嘛，他眼前的鄉親雖然他不認識，但是她的神態正是本地所有。他再把紙張推了推，其他幾位被小孩纏得不得了，勉強過來看熱鬧的，全都專注看著這些單子。

至於，未曾停歇的鼓槌猛力敲出行進速度。關勝及孫二娘已經退出行伍，一人無刀，一人無妝。早些時候問到幾個不知去向的宋江腳，看來今夜是不會回來了。這陣頭還不到出陣時刻，只是這還像話嗎？

入冬的夜，敏雄竟在此時感覺到強烈的飢餓。靠天，需要一天到晚呷飯的就進仔而已。他對自己這麼說的同時，彷彿錯覺進仔加入了他們，靠那張雌雄難辨的臉，橫在隱形巨手及飽受折磨的靈魂之間。

他行嗎？他問兄弟。陂仔尾路燈久久一支，還是照亮了不少人前來的路。

他拿起麥克風，向這座堡壘下的人說話，這攤明亮仰賴發電機，陳忠天堅持不能使用廟裡的電。他腦中閃過無數念頭，其中一個是他們交出連署書之後，會跟他一起坐在地板上，忍受屁股坐在硬地板的不適，向那道有黑洞吸力的隱形巨影擲入挑戰書嗎？

陂仔尾的未來啊……，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他沒別的選擇了。月春姨忍不住疲倦，再次瞌睡，他深深朝她鞠了個躬，平穩心息，一旁的宋江陣開始遶圈踩旗，鏘鬧著，吳敏雄於是大聲地向植滿鳳梨地瓜的方向喊去：明日，包圍——。聲音像是一條逸向空中的釣線，他拋著拋著，把整片天空當作了一處澄淨的陂塘。

這夜，陂仔尾終於醒了。